



蛟峰集卷之三

啓

賀重矩堂

某啓伏審光膺典冊進秉鈞衡有王佐才人謂用仲舒之
晚任天下重今乃得伊尹之時皇路大亨蒼生胥慶孰不
交陳於頌語僕方願獻其忠忱某切謂自古至今未易有
明良之會惟天祚宋豈終無平治之期每念吾皇屢更元
福越若老奸之執柄遂令上意之吹蓬但欲損外廷之權
及以開旁遂之罅雖宸聰英斷視堯舜無以過之然中書
積輕有周召不能為者而况暫焉冢司之虛佇沸乎人心

之多疑或云巨奸之復來或曰外闈之晉拜議論交撼證
候可驚忽開昌運於千齡乃宅耆儒於百揆致君之責實
重當世之務孰先共惟某官四海一賢兩儀間氣齊家治
國平天下夙韜大學之經綸佐王經邦統治官素抱太平
之綱領時止則止當為必為人盡倚冰我則為仲宣之接
浙衆方辭甲我則為裴度之請行既深愜望霖之心宜即
展擎天之手然適處艱難之會正有資撐拓之功仰而思
之非無事者如國計當裕而邊防當飭士風當美而民瘼
當賑此雖久積於弊源然尚可施於活著惟獨正邪勝負
之際最關治亂反覆之幾清晝之狐狸方嗥南衙受屈高

崗之鳳凰欲集東方未明韋絃轍之一更宜弓旌之四出
多培元氣少抗外邪使朝廷之肅然則宗社之幸甚某自
擢禮閣之桂即裁化治之桃聳觀登庸喜至欲舞燕雀賀
慶先歌莖寒士之詩蟋蟀吟秋當續得賢臣之頌非私禱
也與衆望之謹具啓事專人馳貢鈞墀百拜申賀伏惟鈞
旨俯賜鑒察不佞謹啓

賀何提幹

恭審入登法從就領神臯夜半思賢劃聞漢宣室之名日
邊作枚驚見趙京兆之來輒持一瓣之香以贄九頌之寶
共惟某官才弘且毅器博以周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

策轡奔電洗凡馬而一空自其不卑小官於州縣之間已
知將降大任為社稷之重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以震震之
手而把麾威於不怒信於不言以天地之公而持斧期期
卿月驅馳使星足用度而不歛於民士無飢色有仁義而
可利吾國王曰逆歸第版曹適當煎熬之興之衝而京邑
又有彈壓不行之弊狐嗥萬狀蠹穴百端如上必欲無拂
乎人主之私心而下又欲不傷乎天下之元氣雖有智者
實惟艱哉惟公權衡二者於熟慮之餘則我邦家庶乎有
無窮之福方見君子有益人之國毋使小人執理財之權
蒼生望之赤心及此如某者窮途場屋借迓右階雖素無

根柢之先容未甘與草芥而俱腐月烏三匝方吟遠木之
無依兩燕孤飛尚冀捲簾之放入一忱歸嚮萬舌莫彈謹
具啓事專詣台墀申賀

賀王僉樞

某伏審顯膺宸渥擢贊廟謨江左喜見夷吾屹為砥柱中
國欲相司馬先領天樞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官盛
名蓋世直道致身於衆人方醉之時冷措醒眼居萬物為
園之世獨秉方心越從班班乎中外踐敷之時已知卓卓
乎弘毅重遠之器總司制司之條畫足鎮關中春官天官
之規模可推天下宜從瑣闥即上幾庭矧惟世事江濤之

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燹而國弱財匱而民貧及閒暇
可以有為以疑信費於虛擲惟事事備乃可以無患言人
人殊何以成功必資運帷幄之中折衝尊俎然後坐廟堂
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永孚於休公有無窮之聞某竊依大
厦側聽溫綸休哉登庸喜而不寐帝謂何見之晚漢豈憂
匈奴哉天將大任是人商為真宰相矣非私禱也與衆望
之

賀程僉樞

某惶懼頓首加拜稟申

樞密端明相公先生鉤座前某伏審明廷渙號右府外賢

上念李牧廉頗異精神之強趙王命程伯休父圖宥密以
興周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官淵源伊洛人品富韓
萬頃涵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一團和氣聽之也屬即之
也溫自入長於烏臺即躋榮於紫閣御史作朕耳目持劄
亦不吐柔亦不茹之心文昌為天舌喉行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之事宜從雉正徑上鴻樞矧惟云云同前某以書生為門
弟子聞明主得王佐才休哉登庸喜而不寐紫泥一下咸
謂僉書之得齊賢甌墨又新倚需中國之相司馬非私禱
也與衆望之伏丐鈞照

賀胡殿院

伏審擢從諫省晉貳臺端玉立坡頭久抗青蒲之節芒寒
殿上再揚白簡之風除日一頌僉口交慶共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忠言嘉謨有舒贊諸子之不及細旃廣廈
非唐虞三代則不陳龍旒簡知豸冠益峻當栗烈冰霜之
操為胚胎霖雨之基某此竊萬間喜聞三接燕雀之賀厦
屋輒控輪囷鵬鷃之在秋天佇觀凌厲深慚塵瀆伏丐淵
涵

賀丁司諫

伏審龍墀疏渥騎省外賢白簡回天已芒寒於柱後青蒲
伏地又玉立於坡頭吾道之亨下民是望共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義惠文之冠風采聞於天下坐細氈之席
仁義陳於王前簡在帝心擢司廷諍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母使昌黎之疑陽城衮職有闕我儀圖之更令淮南之憚
汲黯栗烈冰霜之操胚胎霖雨之功某此竊萬間喜聞三
接輒憑一紙以寫萬分無任冰兢伏祈淵鑒

賀吳守

某伏審宸陛疏榮輔蕃借重一絲高潔猶有漢故人之餘
風千里廉平又見吳河南之作守下車戾止交笏慶之恭
惟某官眉山之蘇華陽之范蓬山直上便當執筆於二螭
棘寺橫翔胡尚持麾於五馬行且名矣姑少俟之某一別

轉頭五年撚指未由面賀徒切心傾維巢而鳩居之幸有
滕君之塵在及門而馬後也勿云為賈之賀遲盈臆願言
非舌可盡伏丐台照

賀邵正言

戊戌狀元之及第獨冷甚安慶曆御筆之諫官新除再見
鶴鳴而和鵬怒則飛喜直道之可行宜清朝之增重忠良
得路已辨蔡君謨之詩議論回天必須張元素之力非私
禱也與衆望之某雖病欲歸因喜亟賀萬間之托大厦不
徒私上棟之安一言之訂千金庶或伸南衙之屈深慚塵
瀆伏丐淵涵

回趙少保

某伏以天子維辟公實賴駑鳥飛之助宗廟為小相偶叨駿
走之聯奉以周旋曰予先後適際慶成之始允為無疆之
休未罄賀私先蒙遜牘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來此雍雍神
祇祖考其安樂之錫之簡簡畧申稟謝未究願言伏丐

回鎮江徐總

某伏以諸侯上之王人已聞環召三館中之冷客猶辱盃
傳旨哉竹葉之香華矣苜蒲之節久聞公瑾願為不覺醉
之交未許屈平乃作我獨醒之客下拜受也中心歲之伏
丐台照

回王檢閱

某伏以九重渙號半刺借賢奏上汗青已就補天之巧香
傳泥紫忽催分月之行除目一頌僉口交慶恭惟某官師
尊姬孔奴視遷鬼雖驪龍之珠惜為漁者之所得然塞馬
之福詎非鴻造之復還便當立柱下之斑胡乃屈治平之
駕會且召矣姑少俟之某不能留行慚無舉羽之力薄言
往送莫寬接浙之期無限心丹尚頌面白伏丐台照

回南班冬

魯雲喜書又報有年之兆趙日可愛易為向陽之春茂對
昌辰宜哀殊社恭惟某官為善最樂大雅不群舒柳放梅

天必私於玉葉拔茅連茹地行錫於圭桐某濫伴吹藜又
聞鳴竹方圖面賀先辱手箋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密邇仁
人之里一陽為復三陽為泰願依君子之明無限謝丹尚
頌控白茲祈台照

回徐總

君子占七日之亨陽從地起王人序諸侯之上福與日新
方擬慶筵先蒙巽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和一錢
添長緩如絲之六轡重緹暄暖回挾續於三軍或造其歸
可拱而俟其冷伴青藜之杖浪辱蒲萄之觴既有滴紅寧
憚斗十千之直第虞食素不無困三百之譏感戴諸心言

不盡意

回西倉送酒

茲審揚旌拂日擁燾朝天且分萬斛之春例及百僚之底
先生節朔惠重泰山今朝捧漢殿之觴被沾丐者多矣他
日作商巖之醴願公溥其庶乎且此控酬伏祈錫登

回皮嘉興

氣應黃鍾又報放梅之信香凝畫戟頓回雋李之春對此
新陽宜尔遐福某未由執贄先辱傳觴勿謂孺文之飲此
特私恩但見公瑾之交不覺自醉下拜受也中心藏之幸
有滴紅寧憚長安斗十千之直第虞冷素不無河湣困三

百之譏感歲諸心言下盡意

回南班正

玉曆頒春又報桃符之換璇源襲慶宜增萬畝之長未即
贄恭先蒙墜汗恭惟觀使領衛太尉振振公子藹藹吉
人脫穎金枝自是向陽之木分封圭葉行連拔茹之茅與
時偕行何福不至某居蓬山底托樾蔭邊四為鄰五為隣
幸甚藩籬之剖破三于耜四于趾但求畎晦之歸耕亟報
掌書餘需面賀伏丐台照

回詩秘書送物

某無功受素餐之祿方懼河湣之貽譏聞君上白玉之堂

乃許瀛州之隨步未由贄慶先辱貽箋餽我生魚既有化
天池之便酌之浮蟻又欣回冰谷之春玉蓮深契於苦心
繡瓜可托於永好粲然之文驩然以相愛得之若驚長者
之賜少者不可辭歸之斯受尚湏面白以控心丹

回王漕賀新除

伏以東觀底僚偶塞除書之數西清法從忽來華剡之頃
得之若驚報於何有退思僥冒益重凌兢昔繙閱乎道家
山之藏尚訛渡豕今起躡乎蘭臺即之選寧免濡鵠所當
後汰而前揚莫匪左提而右挈一字之褒榮於袞辱先施
之七襄之報不成章非敢後也尚圖 控以磬謝私伏丐

會

四安吉楊守

六十屬觀象喜頌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雪溪之慶
與時偕殫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韵浚明天資凝遠陽春
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即展布金奎論思
之事某未申贄賀先辱貽箋茲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
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為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冀合
照 又回楊守送重午

某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敬
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湏嗣箋第乏報瑤惟祈
鑒

賀吳是齋弟中鄉試

種槐久矣殆如種德之多折桂以之何啻折枝之易山川
且為之改色鷄犬亦為之動容恭惟某人博大弘深高明
寬厚以是父生是子載瞻砌玉之芳以難弟得難兄共副
儒林之望三獻小淹於抱璞一鳴始見於驚人淡墨書名
不在郡英之下泥金作榜即為四海之魁

賀何梅境入太學

監闈奏凱帝學騰聲行當高占南宮而魁唱彤庭猶使同
登瀛州而蜚英壁水造物者將玉其成就大君子益顯其
姓名

賀何曾六文得鄉第

秀芝呈瑞已為鶚表之占撒棘登名果見鳳雛之捷金鈴
夕報鄉錦晝榮共惟某人望聳儒林芳聯棣萼韋經教子
於詩書尤用其心實桂收功在造化可謂有眼更看黃甲
自有青檀某賀在人先喜如己有遙想長安得報弟兄兩
處和氣春風少頃浙漕聯鏗父子一門人間天上謹專申
慶伏丐炳原

賀余吉甫升學中十一名

凱奏上庠共仰天荒之破名標先進咸瞻月窟之登香藹
桂林光增梓里喜溢萱庭之色榮聯棣萼之華明時幸際

於乾亨嘉會果符於萃聚綢繆托好忻懽無涯昨陪賓廡
之後塵過辱主儀之前席未遑歲謝徒重甲類真綵驅羊
盟手爲緘伸燕賀策勳奏馬狀頭虎榜佐龍飛

賀人中鄉試

綵戲斑衣雛飛丹穴秋闈勇戰已登天府之名春榜聽鐘
又續世科之脉

賀同年中鄉舉

高題鴈塔增耀螺川鷺于下鷺于飛民獻有十夫之翼
十麟之趾麟之定天潢分四輔之輝四子實為六一卿之
榮適應五百年之盛茲逢喜事倍激慶滂泮水林中荷不

隔同年之面凌烟閣上又將垂異日之名

賀周幾堂請舉

掉臂鄉闈登名天府看榜中姓字如吾友果是得人想分
內功名在造物豈容欠我到此日方知篤信詩書之效則
天下豈果無持衡鑑之明某如已得之逢人誇此燕雀賀
厦敢以豚犬而代行鵬鷲橫秋更冀鷗鵬之速化心之所
愜言不能宣

賀吳是齋入室

肅洵良辰榮歸華第木石之竒規模之壯可知勢力之恢
繩墨之巧斧斤之精皆出主心之用有道傍免三年之嘆

見胸臆全室者存未至往觀且陪申賀遣蘇軾而致敬具
畢甕以助懽笑而留之幸何大也

賀能和尚生日

日臨良月天借小春萬寶呈祥一佛出世人天共贊善類
均懽恭惟某托在契厚倍劇忻愉敢指南極老人星仰祝
西方無量壽謾持非物僭侑伊蒲

回人請

掃門求見方愧魯人之臯開閣相延乃辱郇公之翰圭三
跪誦鼎九息隆雖私心欲退以循墻然厚意不容於避席
懽然之恩燦然以相愛辱先施之長者之命少者不可辭

事斯敬矣

方聘陳

元老克壯采芑之猷藐焉冷胄宰相不對治粟之問華矣
名門昔相望乎周漢之間今幸托乎朱陳之好恭惟令姪
女某小娘幼閑四德有南澗蘋藻之儀刑某次學生某家
傳一編匪東山芝蘭之子弟荷不棄菲葑之體遂獲締絲
蘿之盟諾既拜於千金幣敬陳於五兩圭馬而琮錦繡甚
慚庭實之微屏雀而樽芙蓉行近門闌之喜

方聘何

咏揚州之梅清矣叅軍之胄采新田之芑冷哉元老之家

幸作合之自天俾借榮之有地恭惟令女擬封于沼于泚
習知鳩德之儀而其次男於禮於詩粗聞鯉趨之教幸因
冰語遂契月書定盟已及於三年納采尚遲於一介雖聖
賢之訓不以貨為禮然婚姻之始非以幣不交輒畧彌文
敬陳薄贄圭馬而琮錦繡愧無周行人使聘之將屏雀而
樽芙蓉尚異李監宅門闌之喜葵心無限楮面莫殫

蛟峰集卷之三

蛟峰集卷之四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
嚴於浙右為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
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
山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
者或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蚕而入帛官兵
月廩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發蘇
秀之客舟較之淞右諸郡其等為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為

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為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誌事走書屬予為序予謂嚴為我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

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雲塔序

南臺沙合河路通先出狀元後相公此晉人語也至今方驗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此古語也後渠水包山而高科者甚衆如響斯答豈人才之隱顯盡在天而不在人歟此猶曰陰陽家之說非吾儒所信也三山千簇寺七塔萬枝燈謝泌此詩蓋謂閩多文章士秀氣聚於山與塔也妙果院造一塔范文正公曰此番水文章之應因目曰文筆山後二十年趙汝礪果魁天下文正何人豈感乎陰陽家者予謂宇宙間一氣也山川氣之宅山川之氣有厚有薄則鍾而為物為人亦異故山之潤者必有玉川之媚者必有珠茂林蒼鬱芝蘭郁乎其間榎楠杞梓松筠楸栢挺出

而特起者必天地英華剛勁之氣宅乎此也惟人亦然穹
崖深密必有厖碩朴厚之人崇崗峻拔則當出磊砢爰業
之士申甫降嵩嶽軼轍枯眉山其驗著矣漕貢進士方君
至京謁予謂其鄉自溪堂後未有顯者今幾百年氣數當
一復陰陽家謂是水口值風雷峯若文筆聳立當有掇巍
科者擬其鄉之同志峙一塔於雲頭之峯以迓氣數之復
予謂君不必以陰陽家為辭但舉文正之言謝氏之詩以
扣同志孰不聞風以興

橫城義塾序

橫渠先生有志於復井田之法嘗慨然欲共買田一方畫

為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於
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教
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
益也歲在庚申發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橫城蔣
君沐慨然有泚後學之志朔義塾而請予為之師予曰是
予本心然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
可也明年春扁舟泛雪直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
為教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曰
為科舉業條畫具行之越月塾主請載之冊曰又當朔新
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為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為心而
又勇於義若是則予曷敢不成其美遂錄其大槩而併為
之序其或規模之有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
諸

誠齋文贈集序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
生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而為文則浩氣拍天吞吐溟
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聱牙屈曲波瀾譎詭艱深
蹇澁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為工哉雖然大篇
巨冊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

繁密屹屹猶有未能盡窺其班者况場屋一日之士乎建
安李誠叟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
為前後集前集為綱者四十三後集為綱者三十二名曰
文贈蓋鼎嘗一臠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
徵子序予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乎舉而措
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袞冕古今知味者
又當於此乎求之母但曰贈炙而已矣

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諸所以吟咏情性足以寄吾懷
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

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
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
為詩者昌黎以史為詩者少陵以挾為詩者非今之江湖
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為詩有不
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
已惟挾則詩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鄉之秀也讀書之隙
且寄意於吟咏集而成編來謁予序予謂子非挾者也豈
其文乎史乎窮乎怨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業其身而
志於詩子姑以此寓性情可也勿泥勿工請子識之

汪君明詩序

汪君明以妙年挾英氣而為詩以吟藁一卷并為序介朋
文示予曰願得子一言以自壯焉其自序之說以作詩未
能奇方特為子長遊遍走天下名山大川應覽旁搜以發
其英華果銳者此蓋得於馬子才送蓋邦式之辭之意也
予謂子志英矣又將何以進子乎昔老泉蘇公之初為文
也舉進士不中曰此不足為吾學於是閉門讀書絕筆不
為文解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笑
由是下筆沛然但見其中之源泉混混而不知其所從來
至於詩之優柔騷之清新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此蘇公之
自述也然則子長之文得諸天下之名山大川而蘇公之

文得於環堵一室之內而已矣以吾子之才之氣作詩特
餘技何事於子長尚當端拜老泉先生以為師則他日為
遠器君明日唯於是書之為贈

汪稱隱松蘿集序

敬汪稱隱年妙而雋於才故有餘力於詩今為嚴學正以
郡掾校士籍于淳之鄉校予耄病峽中稱隱顧焉出吟
卷二集曰子為我評之予素不詩不曉詩家尺度姑與子
論詩之道可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詩所以吟咏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
情之正斯可也讀子之詩如詠青藤杖屬玉枯桑數章夷

易而有沉潜如客淮沿途諸詩英發而有感慨夫遜言而
沉潜者藏乎智也直道而感慨者見乎義也即此充之其
進孰禦或曰如子所云詩一出於情性之所發則從事於詩
者將何所用其力而詣其至乎曰學以培其本氣以達其
支則橫馳直鶩皆不失其正矣稱隱唯之否

洪蒼巖先生詩序

唐李漢婿昌黎翁乃能集昌黎所作而序之漢亦得托以
自聞于後世夏生濂予族之外孫也以婦翁洪磐陸翁平
生善題詠懼其死而詩不傳錄其藁為一卷求潜齋石庵
諸老為之序以托不朽此亦漢之用心歟自陵谷易位士

失其本心語之以道義則笑而走瀛也獨汲汲為婦翁存
其詩其篤志好義足以厚人倫起人之善心允為可書瀛
年十二三時陸翁一見奇之即許妻女焉陸翁可為能知
人而胸中個儻不凡矣豈徒能詩而已哉

鴈蕩林霽山詩集序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瑯
瑰玉佩大放厥辭吟卷一編囑朋友胡天放轉致石峽山
中請予評之予惟詩所以言志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
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於得意處每曰神助蓋光風霽月
有以發之然後勃勃有奇氣唐人謂張燕公守岳陽而詩

盡懷抱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鴈蕩遊會稽而錢塘朝夕
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捲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
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
聞以章率有古意非湖海吟笑而已矣於詩家門戶當放
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有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乎四朝元老予謂不
然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床足者也若其鋸者鋸斧
者斧梓人豈能欠斯人哉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
瓦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

下讀之戚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
淮保障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謗召洪景伯當制曰
蘇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考庶聞辰告兒戲
本指邊將而天下謂詆魏公而不平夫以一言而收天下
之心一言而缺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胡公伯驥德
甫余鄉之老師學問淵源山湧泉出而尤長於四六近得
啓事數篇觀之交乎上者不諂交乎下者不倨且鋪敘旋
折咬啞歷歷如散文每篇於頌之末必有所規規之末必
有所勸若施之制誥當有彥章之得而無景伯之失矣陳
后山有言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余於胡公四六亦云

林上舍体物賦料序

賦難於体物而体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為有
一日之長驅千竒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
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若
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
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公
鍊之歌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
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鎔曰如今分別妍媸願為藻
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曰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擎空
樓閣願為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冶之義識者固知其為

將相手噫化矣上庠林若采長於賦月書季考每先諸子
鳴一日出示一編曰体物賦料自天文地理至草木禽魚
合二十門凡涉体物字面收拾幾盡閣筆寸晷者得是編
觸起春雲秋濤之思或可以化無而為有矣

周月潭詩序

三代而下詩獨稱少陵蓋其以史為詩不以詩為詩也武
強周月潭曰宇宙大變挈家東西走托詩紀其事蓋直敘
其情而無事乎追琢者丙子丁丑盜哨之禍可攷焉亦鄉
之詩史歟因為賦兩詩以敘其端家世牙籤入劫灰猶存
詩種發枯艾騎牛夜半歌誰和跨馬月明敲又推且說山

中窮快樂莫言世上活輪迴欲知天地心安在冷看溪橋
雪後梅又曰誰云世上無君子試看林間有散仙康節道
遙在行樂希夷快活只軒眠不言宇宙山河變且擅風花
雪月摧撞着頭頭皆太極賞心樂事浩無邊

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况同胞同與
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明
不開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
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已日用處使之先
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亦豁然為之

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
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後當脫然有貫通處初學之學雖
與大學之格物不同然太極之冲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
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
亦不離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於兵革煨
燼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為作之意遂為道其所以然

蛟峰集卷之四

